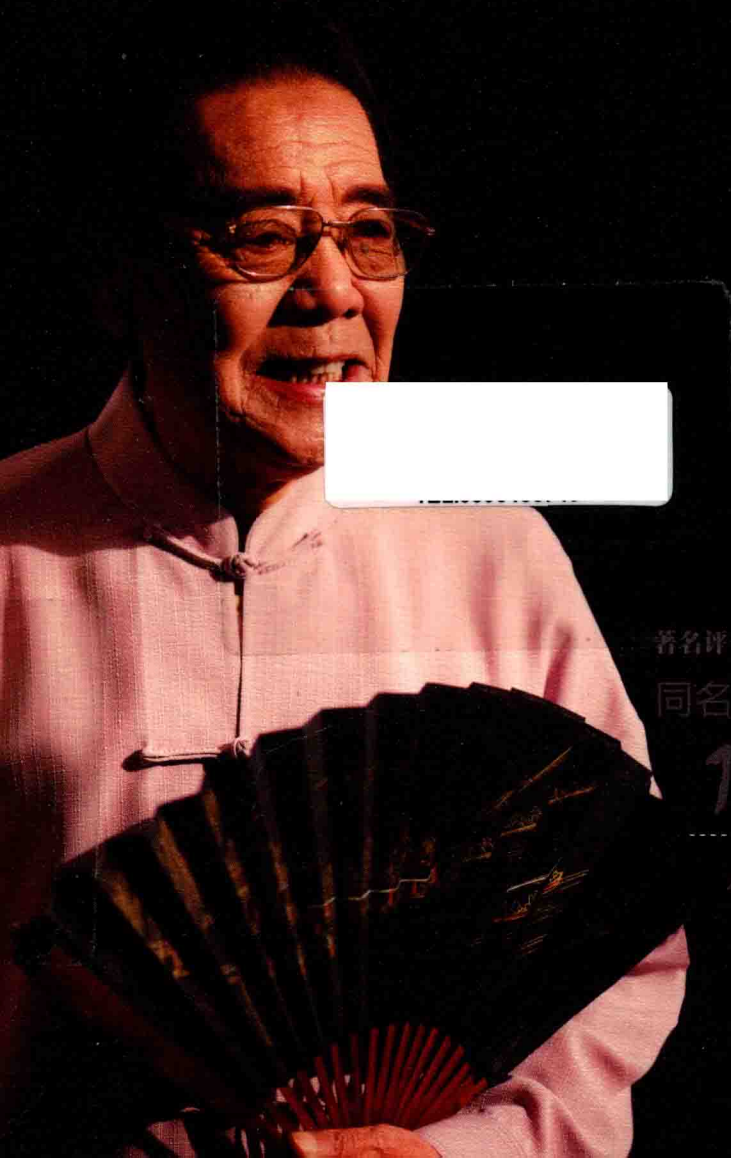


白眉大侠

单田芳 单子惠◎著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盖世无双的武功
他行侠仗义，保国安民，留下一段流芳百世的侠客传奇



壹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传世之作

同名评书连续播放

1000000000次

几代人永不尘封的记忆

中国工人出版社

白眉大侠

单田芳 单子惠◎著

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眉大侠. 壹 / 单田芳, 单子惠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008-6318-2

I. ①白… II. ①单… ②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29221号

白眉大侠. 壹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李 倩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85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 1 第一回 长安侯仗势霸民女
白眉毛除暴斗群寇
-
- 11 第二回 山西雁大闹侯爷府
小诸葛摆立招夫擂
-
- 21 第三回 侠女择夫大打出手
义士选妻除暴安良
-
- 31 第四回 救侠女白眉斗恶棍
论武功徐良伏凶僧
-
- 42 第五回 黑山头徐良收弟子
白塔下白眉探地穴
-
- 52 第六回 探地穴徐良遇奇事
识英雄宝剑赠英雄
-
- 62 第七回 进匪窟徐良夜探古刹
斗群寇白眉大施神威
-
- 71 第八回 除顽敌火烧莲花寺
肃匪患出兵大同府
-
- 80 第九回 女贼率众闹官府
冯渊只身访匪巢
-
- 90 第十回 蒋平智布落网阵
群贼中计困牢笼
-

101	第十一回	金镖侠对战金镖侠 逢绝境再请飞剑仙
109	第十二回	房书安笑耍云飞子 朱剑仙怒闯大同府
119	第十三回	飞剑仙铤险劫牢 白眉毛舍命降妖
129	第十四回	战凶顽名侠斗恶剑 中奸计官府聘神医
137	第十五回	徐白眉会面金蝉子 陈东坡大闹隐贤庄
146	第十六回	赤须子酒醉失宝钺 众豪杰追踪九和宫
155	第十七回	强中还有强中手 能人背后有能人
164	第十八回	大头鬼下书奔公馆 白眉毛挥师赴匪窟
173	第十九回	闯三关群雄赴会 施诡计赌斗输赢
181	第二十回	山西雁力劈小霸王 巨五霸人前显神力
190	第二十一回	纪老剑客巨石砸恶徒 七星真人排摆人头宴
199	第二十二回	胡小记命丧寒潭 蒋小义阵前报号
209	第二十三回	父疼子相依为命 妻害夫骨肉分离
218	第二十四回	赴寒潭蒋小义斩墨鱼 硬气功纪华成斗凶僧
227	第二十五回	群雄投宿狮子林 蒋昭夜探阎王寨

236	第二十六回	兄爱弟暗中示警 师护侄拔刀相助
246	第二十七回	纪三爷因傲丢性命 白眉毛怒踩梅花桩
255	第二十八回	刘道通自食恶果 梅良祖奇遇京师
264	第二十九回	梅良祖献艺鹰愁涧 飞剑仙炮打狮子林
273	第三十回	白眉毛巧遇中山剑 武元功怒斥天德王
284	第三十一回	恩将仇报父子遭难 以正压邪徐良拼命
294	第三十二回	王商被弃野人岛 王猿得遇万年僧
303	第三十三回	海外野叟大闹天王殿 白眉大侠调兵打三关
313	第三十四回	平匪窟大获全胜 遭陷害徐良收监
324	第三十五回	假徐良皇宫杀人命 真白眉刑部受冤屈
335	第三十六回	房书安挑头救徐良 翻江鼠率众战淫贼
344	第三十七回	几经周折忠良获释 历尽艰辛叛逆遭擒
353	第三十八回	报父仇假徐良作孽 除奸佞真白眉扬威
362	第三十九回	寻夫婿侠女误走葵花冈 会仇敌白眉岭下丢人头



第一回

长安侯仗势霸民女 白眉毛除暴斗群寇

北宋仁宗坐汴梁，
君正臣贤民安康。
可恨西夏来入侵，
致使中原冒火光。

三月的天气，万物复苏，秦川八百里，绿柳成行，风景如画。这时顺着大道来了一个人。此人长得真是与众不同，身高八尺左右，溜肩膀，两条大仙鹤腿，面如紫羊肝，小眼睛，鹰钩鼻子，菱角嘴。最显眼、最特殊的是长着两条刷白刷白的眼眉！大片牙，黑牙根，眼角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翘着，要不注意看，活脱是个吊死鬼。此人头上戴着软底六棱抽口软壮巾，顶梁门倒拉三尖慈姑叶，鬓插青绒球，咕噜乱颤，颤颤巍巍，周身穿青，遍体挂皂，腰扎五福丝鸾板带，左肋下佩带一口金丝大环宝刀，手里拿着一把纸折扇。他一边走着，一边欣赏着秦川的风景，可能是走高兴了，居然还唱起了家乡小调，他的家乡是山西省祁县徐家庄。

山西处处多美丽，
人也好，土也好，
到处都是宝，都是宝……

由于他不通音律、五音不全，唱得甬提有多难听了，把过路的人乐得腰都



直不起来。他每过村庄镇店，身后都跟着一大帮孩子，一边指着他一边乐。这个白眉毛的怪人是谁呢？他就是白眉大侠山西雁徐良。

别看这人长相难看，可了不起啊，他的父亲就是大五义^①的三爷穿山鼠徐庆。他现在在开封府当官，身担三品护卫之职。徐良自幼受高人传授，学有绝艺在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又练就各种拳术和掌法，掌中耍一口金丝大环宝刀，真可谓所向无敌。徐良还有一种绝艺，善打暗器，双手可以发镖接镖，白天打箭靶，晚间射香头，使用暗器百发百中，向无虚发，因此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美称，称他为三手大将。因为徐良扶保四帝仁宗，平贼灭寇，立下战功，四帝仁宗非常高兴，在金殿亲口加封徐良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在东京汴梁街头夸官三日，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另外，又给徐良假期百日，让他同父亲一起回山西原籍祭祖。

一个练武之人，能有今日，可算露了大脸，又升官，又发财，得多少人羡慕啊。徐良和父亲徐庆衣锦还乡，到了祁县徐家庄，把县城、府城都震动了，当地的头面人物，无不列队迎接。徐良在回到家的这些天，接待亲朋，应接不暇。可是对于这些，徐良从心里往外不高兴，他虽文墨粗浅，但没少看书，他知道“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个道理。人们总愿锦上添花，很少雪中送炭，徐良心说：数年前我爹摊上人命官司逃离在外，只剩我和母亲在家，那时穷得都揭不开锅，从乡里到府里走遍亲戚家，连一升米也借不出来，身逢绝地，谁看到我们娘俩都翻白眼。而今天都来了，阿谀奉承，净说拜年话，整个换了一副面孔。徐良对这些事非常反感。但是，人家来祝贺，也不能过于冷落，只好逢场作戏，勉强答对。

十天之后，徐良待不下去了，心说：万岁和包大人给我一百天假，祭祖之后，还得效力当差，有句话叫“当差不自在，自在别当差”。吃公门饭就得给人家干活，到时候夹板一套上就没那么方便了，趁还有些时日，不如去名胜之地，游玩一番，同时也可以摆脱这些人整天的纠缠，岂不一举两得？就这样，徐良对父亲说了自己的心事，父亲答应后，他就带足了所需的川资和兵刃，离开祁县徐家庄来到太原府。

^① 大五义包括：钻天鼠卢方卢泽弓，彻地鼠韩彰韩泽静，穿山鼠徐庆徐泽莲，翻江鼠蒋平蒋泽长，锦毛鼠白玉堂白泽琰，出自单田芳评书《五鼠闹东京》。



其实太原他到过多少次了，觉得没有太大意思，忽然他心里一动：不如走远些，关中最好的地方长安府是一座古都，风景如画，何不到那儿玩些时日。就这样，他只身就赶奔长安府。他一路上欣赏着沿途风光美景，很快到达了长安城。在长安，他首先到了有名的钟楼，玩到晌午时感到肚中有些饥饿，就在钟楼附近找到了一家大饭馆，字号叫酒香居。

这家馆子有三层楼，店面也还宽阔，徐良就进了酒楼。伙计看到来了客人，忙着往楼上迎。徐良找了一张靠窗的座位坐下，店伙计擦抹桌案，拿来手巾，让徐良擦了擦脸，然后伙计就问：“客官您吃些什么？喝些什么？您吩咐下来，小人可以准备。”

徐良这人好诙谐，其实他官话说得也不错，可是他故意说家乡的土话，要是不注意听都听不懂。他先是一乐，说：“伙计，你们这里都卖些什么东西？”

伙计说：“大爷，我们这饭馆，是长安数一数二的大饭馆，包办酒席，各种炒菜无一不全，只要您能点出来，我们就能有。”

“那很好，这么办吧，你给我来个醋熘丸子、醋熘豆腐、醋熘韭菜、醋熘白菜、醋熘……”

“我说大爷，您别说醋了，把牙都要酸掉了。”

“你不知道山西人爱吃酸的？”

“这倒也听说过，可是您太过分了。”

“我这是跟你说笑，你把你们拿手的饭菜准备一些，我不怕花钱。”

“可以，您稍坐片刻。”伙计沏了一壶茶水，摆了四个压桌碟和两壶好酒，就回厨房去了。徐良把衣襟扣解开，挽起袖口，自斟自饮，喝得非常痛快。

他一边喝着，一边欣赏着街景，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街上一阵大乱，隐约听到一个女子的哭声。白眉老西儿心里一动，心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有打仗的，哭得怎么那么惨呢？他便把酒杯放下，扒着窗户，探出身去往楼下观看，正好看到楼下老百姓“哗”地一阵都躲开了。

原来大街上来了一伙人，这伙人歪戴帽子斜瞪眼，散披着衣服，手里边不是鞭子就是马棒，前边有四匹马开着道，马上坐着四个大个儿。这四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开道的一边在前边开道一边喊：“闪开、快闪开！”随手将鞭子乱抽一气，老百姓捂着脑袋直跑。就在这些人的后边，有一张桌子，这桌腿朝上，四面一围，在里边躺着个女人。可能找轿没找着，临时想了这么个办法，叫四周人看不见，可是从高处就能看到。这个女人被捆作一团，已经变成个泪

人了，原来嘴被堵着呢，也不知她是怎么挣扎的，把嘴里的东西挣扎掉了。就在这桌子周围，围着二十几名打手，抬着桌子直奔东面走去。白眉老西儿还没看过这个，不由得有些惊呆了。他一边看，一边纳闷儿，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娶媳妇？不像！娶媳妇是喜事，得吹吹打打。抢亲？不能！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是长安府，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谁敢这么大胆！逼债？有可能，不过抢人总是犯法的。老西儿左思右想猜不透，眼看这伙人消失在东边胡同里了。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徐良就想找人问问，正好伙计把红烧鲤鱼端来，放在桌上正回身要走，徐良叫住了伙计：“你等等，我有话要问你。”

“客官请说。”

“方才我看了个热闹，有一伙人用八仙桌子抬了个女人，奔东边去了，那是怎么回事？”

伙计一听，晃晃脑袋说：“大爷您就品尝品尝这鱼的滋味吧，有些事少管为妙，常言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心不乱’，您就别打听了。”

说完打算要走，徐良一听，知道这话中有话，一伸手把伙计拉了回来：“伙计，没事咱们谈谈心嘛。告诉我没事，听听解解闷儿，我对这些事从来不认真，请你放心，我还要多给小费。”

伙计听说多给小费，就侧目向左右看了一下，看到左右没人，就凑近徐良，压低了声音说：“大爷，您说那伙人是哪的？那伙人是长安侯府的。这儿有个长安侯，此人姓贺，叫贺兆雄，厉害得邪乎，那是本地的土皇帝，执掌着生杀大权，叫谁死谁就活不成，我们这地方的人都掌握在他们的手心里头。贺兆雄您可能不知道是谁，他爹您肯定听说过，就是新提升为太师的贺建章，满朝文武都对他惧怕三分，他在皇上面前都说一不二。这贺兆雄就是依仗他爹的势力，在这儿无恶不作。像今天这种抢女人的事经常发生，并不奇怪。我已听说，刚才被抢的女子姓朱，叫朱似玉，她爹朱焕章是个教书先生，人缘儿很好，可是老伴早故，只剩下他父女二人相依为命。这姑娘人长得水灵，识文断字，人品也好，也不知道哪个坏蛋把这事跟贺兆雄说了，这就叫贺兆雄知道了。其实贺兆雄妻妾成群，不计其数，人家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也毫不逊色。就这样他还不老实，伸着鼻子到处乱闻，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嘴欠，把人家老朱家姑娘的事跟他说了。贺兆雄一听大喜，他派人到朱家提亲遭到拒



绝，恼羞成怒，就派打手去抢。在头前的四个，人称四大金刚，是他手下的恶霸。光天化日之下把这姑娘抢去，肯定今天就得被糟蹋，估计不是投河就是溺井，我看这姑娘就很难活着回来，真惨哪！我常听说，当今万岁是有道明君，包大人铁面无私，那么为什么不派人到这儿来看看呢！我们命苦啊，生在长安这地方，就得受这种窝囊气。像这样的事，谁不生气？生气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不想说，说了也没有用。”

这伙计说完看了一眼徐良，见他靠着椅子低着头睡着了，哈喇子下来了，呼噜声也出来了，伙计心说：“这位可真行，吃得饱睡得香啊，我这讲的时候都气攻两肋，他可好，一点不往心里去，我这不是跟木头疙瘩说话呢，就冲这点儿，这位一辈子也不带有出息的。得，我算白费口舌了。”伙计一赌气转身走了。

徐良表面上睡着了，可是伙计说的话连半个字都没漏掉。他心里头气坏了，心想：我们久在中原，很少到西北一带来，这不是第二个安乐侯吗？他仔细回想，他夸官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过掌朝的太师姓贺，叫贺建章。原来他儿子在这儿官拜长安侯，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徐良一想：我也别闲逛了，本来不想管闲事，但这事非管不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竟敢胆大包天到如此地步，我岂能容你？待我先去向他要人，他若认罪则罢了，如若不然，就别怪我这金丝大环宝刀不认你是什么人了！他心里打定主意，不露声色，叫来伙计，算完酒账，还多给了二两小费，而后便下了酒楼，直奔长安侯府。

白眉徐良怒冲冲地走下酒楼，直接狂奔长安侯府。他心里想：我见着那姓贺的，他要不把那姑娘放出来当面认错，痛改前非，我决不能轻饶他。他一边想一边往前走，等到离侯府不远了，他才突然停住脚步。是什么原因呢？他想到自己不能冒失地直接去向人家要人，要不为什么说徐良这个人有能耐还出名呢，就是指这个人办事周全。徐良一想我既没有皇上的圣旨，也没有开封府的堂谕，空口向人家要人，人家能承认吗？俗话说“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强龙难压地头蛇，官大一品压死人”，何况是当地侯府，不能莽撞。

徐良有点犹豫，就决定先不向他们要人，晚上先到侯府探听一番，看他们如何对待朱似玉，心想：等我找到证据再跟你当面对质，看你还有什么说的。我也别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纵然把你杀了，你也没地方告我去。对，这个办法较为稳妥，他越想越对，所以当时就没去。他虽然没进侯府，可却在侯府周围踩了踩道。因为晚上要动手，地形不熟怎么能行呢？

一切准备工作做妥，他就在附近找了店住下，趁酒足饭饱，倒下就睡，一觉就睡到定更天。他揉了揉眼睛起来，下地擦了把脸，然后把包裹拿出来，换好了夜行衣，将随手用的东西往腰里一系，短衣襟，小打扮。而后把灯烛吹灭，门关上，把窗户推开，“噌”一声飞身上房，低着腰飞檐走壁，直奔长安侯府。

徐良还有个绰号叫山西雁。他的动作比雁子还快，比雁子还轻，三晃两晃就到了侯府的西墙外，看看左右无人，就脚尖点地飞身上墙，往院里观看。他见到院里有花池子、石桥，还有凉亭。噢，这是侯府的花园。他掏出问路飞蝗石掷到下面，然后俯身侧听，一无狗叫，二无人声，这就放下心来。他双腿一跳，“噌”地落在园里，凭着自己的经验，走房、串宅，寻找姑娘朱似玉。找来找去，发现一个宅院十分宽阔，屋中灯光明亮。他转到此屋的后窗户前，用舌尖舔破了窗棂纸，往屋里观看。见到屋内甚是阔气，珠光宝气，在正中央放着一张一丈多长的大桌案，上边是南绣屏锦的桌围子，桌围子后边是一把虎皮高脚椅。在椅子上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头上戴着软相巾，身披团龙袍，腰系金带，借灯光看是一张红脸，看岁数不超过三十。浓眉毛，大眼睛，三绺短墨髯。一看这个傲慢劲儿，就可以断定他就是长安侯。不然的话，他不能穿这身装束。往两边看，左右站着十几名仆人。桌子前边，还跪着一个人，这屋里正在审讯。侧耳一听，原来长安侯贺兆雄正骂内宅总管，就听到他这么说的：

“饭桶！一个弱小女子你都制不服，她到底答应不？”

“回侯爷的话，我们估计错了，原先认为她是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只要软硬兼施，还能不听话？谁知这女孩子那么倔强，软硬不吃，成天又哭又喊。这还不说，我们给她解开绳子后，她把自己的脸都抓破了，头发也扯得一绺一绺的。没办法，我们又把她捆上了。侯爷，您看怎么办？依奴才看，让我们再劝几天，等她老实些，您再和她开心取乐。”

“放屁！你回去给我打，大骡子大马都能打老实，何况是个人！我宁愿活活把她打死，快去！”

“侯爷，是！有您这句话，奴才心里就有底了。不然咱不敢打，我这就去，就去。”这个当差的站起来，把灯笼点着，转身出来直奔后院。

徐良很聪明，知道他们指的那女孩子定是朱似玉。正好有人引路了，他就后边跟着。这跨院的院脖子很长，进了院有一座二层楼。楼上灯光明亮，楼



梯在外边，还有挺大一个凉台，就见这人提灯上凉台了。白眉老西儿看看左右没人，两脚点地，飞身纵上凉台，扒在后窗户上，捅破窗棂纸，偷偷往里看。一看这屋里是按新房布置的，缎子被褥鸳鸯枕，红油漆地板新床罩，满屋的珠光宝气。在双人床边上捆着一个女子。徐良一看，正是在酒楼上看到的那个女子。不过变样子了，发髻蓬松，脸上鲜血直流，双手被倒绑着，两只脚捆在床腿上。

在她面前站着十几个女人，有年轻的，也有上岁数的。一看便知是丫鬟婆子，都是王府的人，其中有个五十来岁的，正在劝说朱似玉：“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你嫁给我们侯爷能有亏吃吗？你们家祖坟都开花了，这是造化，提着灯笼也没地儿找的好事，你要是嫁给侯爷，使奴唤婢，吃尽穿绝，冬住暖阁，夏住凉亭，要什么有什么，你不就是活神仙吗？你爹也能跟你借光啊！不知你是怎么想的，又哭又闹，一百个不乐意。你说，你再能耐，还能逃得出去吗？小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再说一旦把侯爷激怒了，不但你这条小命保不住，连你爹也一起受株连。你们爷儿俩儿都跑不了。我说你还是往宽处想想，就答应了吧！我告诉你，总管到前边见侯爷去了，侯爷要一怒，你不会有便宜。你到底答应不？”这朱似玉什么都不回答，就是一个劲儿地哭。

这时，侯总管一推门进屋了，把灯笼吹灭了说道：“刘妈、李妈，刚才我请示侯爷了。”

“侯爷怎么说的？”

“侯爷有话，她要不识抬举，宁愿把她打死。”

“是啊，好了，既然侯爷有这话，咱们心里就有底了。”

“这小妖精可真气人啊，说什么都是油盐不进，我真得揍她一顿好出出我胸中的恶气，拿鞭子和绳子来，我看看这小贱人听不听！”

这十几个人要收拾一个人，这朱似玉能活得了吗？徐良真想进屋，又一想：这样进去不行，万一有人把我认出来呢？最好的办法是化妆。他就从百宝囊中拿出了个假面具。这件假面具真够吓人的，往脸上一戴，活脱是个大鬼，龇牙咧嘴，红眉毛，大眼珠子。他把假面具套上以后，一推窗户，“咔”的一声，先把屋里人吓了一跳。当屋里的人看到窗口的那张鬼脸时，一阵大乱，当时就吓倒七八个。还有几个吓得手刨脚蹬，直吐白沫。老西儿飞身跳到屋里，压低声音对那些人说：“听着，都不许动！谁要动一动，我就掐死谁！”那些胆稍大没昏过去的，站着光哆嗦，就不敢动了。他用手一指：“来！门后边

宽敞，都到这儿来！”他让这些人都坐在门后边蹲着，要他们都闭上眼睛，又把床上的所有被褥，给他们盖上，并包得严严实实，风雨不透。当时天气虽不十分热，但蒙上这些被褥也够受。他告诉他们：“谁也别吱声！谁也不许动！谁要不老实，我就掐死谁！”这些人还真听话，不但不动，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老老实实在那儿蹲着。徐良心中一阵暗笑，一转脸，奔朱似玉来了。

朱似玉开始也吓了个半死，心说：这是人还是鬼？不过她看出来，这个鬼的出现好像对自己有利。就在这时，徐良走到她眼前，怕把朱似玉也吓坏了，就赶快把假面具摘下来，露出本来面貌，对她一笑。其实徐良的本来面貌也不比这假脸好看多少，那白眼眉就够吓人的。他对朱似玉说：“不用害怕，我是来救你的。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赶快跟我离开虎口。”说着拿出匕首，割断了姑娘身上的绑绳，顾不得男女有别，转身背起这女孩子，“噌”一声飞身上房，一晃身奔向厢房。

朱似玉感觉像飞似的，闭上眼睛，两耳生风，心说：这到底是人是鬼啊，怎么会飞呢，这要是万一一脚蹬空还不得摔成肉饼啊。朱似玉吓得把眼睛一闭，直打哆嗦。时间不长，徐良把她背出长安侯府，找了个肃静的地方，轻轻把她放下。

到了这阵儿，朱似玉才相信这是事实，便两膝跪下，口称：“恩公啊！多谢恩公救命之恩，我终生难忘！”

徐良忙把她扶起，“你不要这个样子，夜深人静，哭喊容易惊动他人。来来来，我送你回家，找你爹去。”

“是，恩公！您认得我家？”

“我不认识，你告诉我就可以了。”为了争取时间，徐良二次把姑娘背起，由朱似玉引道，一拐弯儿到了西门小胡同，门牌二号，就是她家。

这个家可不怎么样，一个小破院，两间房，屋里除了一个破柜和两口缸，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她爹朱焕章已经哭死过去，直到徐良把她背进屋，朱似玉才把她爹叫醒过来。他不相信这是真的：“难道我在做梦？”

“爹，这不是做梦，我是被人救了，这就是恩公！”

老头儿用手把眼揉揉：“这是真的，恩公在哪里？”姑娘转身一看，见恩公踪迹全无。

“他，他怎么没了呢？”



“孩子，这大概是神仙救的你吧！”朱似玉赶忙把遇救经过跟爹爹讲了一遍。

朱焕章坚信是神仙保佑，就跟女儿说：“这回遇救，是神仙所救，但这里不能久留，万一侯府发觉，一定还会派人来抢。”说罢父女收拾了一下所能带走之物，就连夜逃走了。

再说徐良为什么不露面呢？一是徐良施恩不图报答；二是时间很紧，他还要返回侯府对付那帮坏蛋。因此徐良没有露面，离开朱家，便返回长安侯府。这次回来，他一心无所牵挂，已不用担心姑娘的安危，心说：“长安侯，看我怎么收拾你吧！”徐良想好了，这次我还是不露本来面貌为好，我这白眼眉太显眼了，走到哪里没有不认识我的。假如我伤了人命，有人在京里奏上一本，别的我倒不怕，就怕给包大人惹麻烦。于是他在墙外又把那个包儿打开了，从包里取出一套很特殊的服装。这是一个两尺多长的白布大口袋，连着一个尖帽子，袍子又肥又大，腰间系一条五尺多长的麻绳，加上一副假脸，还有二尺多长的假舌头。徐良穿上，谁要一看，准能吓趴下，活脱是个吊死鬼。

徐良准备这个干什么？徐良大闹南洋府^①的时候，曾经路过一座古庙，古庙里有个贼，为了夺取过路人的钱财，装成吊死鬼来吓唬人。结果徐良把那小子抓住，教训了一顿又给放了，就得了这套衣裳。徐良利用这套衣裳，没少吓唬别的贼人，心说：我只要不想露本来面目，便可以穿上这套衣裳，这玩意儿可以作为我的护身符了。故此徐良今天又把这套衣裳给穿上了。穿罢之后，飞身上墙，这回无所顾忌，直奔前厅而来。

这时，侯府里已经乱套了，高潮刚过去。徐良在救朱似玉的时候，把十几个丫鬟、婆子，连同总管，全用被子包起来了。时间一长，这帮人在被子里闷得汗水直流，腿疼腰酸，实在受不了时，便有人在被子里喊：“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们实在受不了啦，让我们直直腰吧。”但只管喊叫，不见外边有一点动静，终于有一个胆大的把被子掀了个缝儿，往屋里一看，发现空无一人。不但那个妖怪没有了，连那个朱似玉也没有了，捆人的绳子割成多段，后窗户还开着。他们这才知道事情不好，赶忙钻出来奔往前厅，禀报给长安侯知晓。长安侯一听，又惊又恼，惊的是：这是谁干的？这里是侯府，虽不比皇宫的三尺禁地，可也差不了多少，是谁这么大胆，竟敢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救走？足

① 出自《七杰小五义》，徐良大闹南洋府团城子。

见此人胆大，而且武艺高强。恼的是自己马上就成的好事成了泡影……不行，他下令长安城四门紧闭，全城戒严！必须把朱似玉追回来！特别是要把救她的人抓住！正在他大发雷霆的时候，没想到徐良回来了。老西儿心里说：你不用叫唤，我回来了，正要找你算账呢！他把帘栊一挑，往里边一蹦，便要戏耍群寇。

山西雁大闹侯爷府 小诸葛摆立招夫擂

长安侯贺兆雄正发威时，不料白眉徐良回来了。

这次徐良来，没露本来面目，经过化装打扮，变成了个吊死鬼。他正好听见贺兆雄大发雷霆，就在院里叫唤了一声，极为刺耳。贺兆雄一愣：“院里什么声音，前去观看！”

几个恶奴就挑帘出来，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在天井院内站着个吊死鬼，二尺多长的大尖帽子，刷白的大白袍子，腰里系着白麻绳。往脸上一看更可怕了，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二尺多长的鲜红的大舌头耷拉着。这鬼在院里连蹿带蹦，把几个恶奴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地回到大厅，哭丧着脸禀报说：“报……告……侯爷，可了……不得了！闹……闹鬼了。”贺兆雄一听，也吓了一跳，倒退了几步。屋里的人也都瞠目结舌。

原来贺兆雄这小子干的坏事太多了，现在心里发虚。他心里说：哎呀，这是哪个冤鬼呀，不定是哪年哪月死在我手上，今儿找到我头上来了。可是又一想，我是堂堂的长安侯，手下有兵有将，怕你什么。我要显出胆小，会叫人耻笑。想到这儿，贺兆雄又把腰板挺起来了，吩咐一声：“来人！抬我的宝刀！”亲兵将他那五金宝刀，给他抬过来了。贺兆雄把宝刀接到手，把外边的袍服脱掉，还没等到院里去，自己在屋里先练了趟刀。这是练刀的地方吗？这是给自己壮胆子，一边练还一边喊，“呀，呸！你是哪方的冤鬼，竟敢跑到侯府来捣乱，你可知道你家侯爷的厉害！”连喊带练，大概这劲儿也就上来了，带领手下恶奴“呼噜”一声就冲到院里。

到院里一看，也吓得倒吸了口冷气。在他身旁的一些教师，很多出身于绿

